西浦漫筆

三、四、

西浦漫筆卷三

光山 金萬重 著

平壤城外有東明王宮井及朝天石麒麟窟古跡至今相傳如此世未有知其非者也漢武帝滅右渠置四郡今之平壤卽樂浪郡所治也東明之興當西漢元成間是時漢方全盛樂浪玄菟建置疆域之載於班史者猶未可考也高句麗於是時雖有王號其所有土地想皆山峽溪阻之處如湖嶺間土官而已平壤黃州安定一帶屬之龍灣地勢平衍想皆漢家城池而若鴨綠淸川大同諸水上流皆長山溪谷鳥獸

窟宅方其未闢時與五溪黎母何異朱蒙氏得以依
倚險阻以立國而亦未嘗不遵受中國約束比諸屬
國安得於樂浪太守所居城邑爲離宮別館恣意游
蕩乎若其以今之成川爲本則雖未有明證庶幾近
之矣我東人只知看東史不知以兩漢晉魏之書合
看故有此誤也嘗以諸史考之關西一域在魏晉時
高句麗與公孫慕容分據及拓跋之滅慕容也遼水
以東與平壤懸遠故盡爲高氏所有而當魏孝文時
高麗強大魏之禮之亞於江左長壽王之薨魏孝文
爲之加經擧哀自此以後至於泉盖蘇文兵力常與

中國抗衡而長壽王實始定都平壤東史言其享年
七十九歲魏史稱壽百餘歲意者西都所傳皆長壽
王之遺蹟亦如南越王佗得高壽故後人稱佗得道
不死也若朱蒙之享國堇十九年而華路山林日不
暇給何至有秦皇漢武之土木神仙哉或曰所謂東
明不必是朱蒙亦如炎帝子孫之通稱炎帝此言亦
通
高氏未都平壤前多在丸都城唐志曰自鴨綠江口
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
至丸都城以今地形求之似不出江界及渭理數郡

之境也第史不言城在江内江外今鴨江西邊有皇
帝陵蓋古建國之地此豈古之丸都耶
麗末本國女子有爲洪武宮人者高皇帝因之頗得
東國事情而國家璿牒之受誣蓋由於女子所傳之
爽實嗟乎孰謂天子明見萬里哉後來昭雪亦賴一
女子之力蓋本國譯官洪純彥游於妓館見良家女
子流落失身者而哀之贈以百金女子後爲宰相妻
有寵大獲其周旋女之爲德亦豈非興戎出好者乎
其事甚奇不可不傳也洪純彥者明宣朝譯官也爲
人輕財尚氣尤善華語爲前後使臣所信任是時國

家昇平無疆場虞君臣唯以宗系受誣爲至痛冠盖
相望於遼河碣石間純彥未嘗不在其行也一日純
彥在玉河舘謂其同僚曰吾自結髮觀光上國山河
城闕衣冠禮樂之盛麗蜀金吳綾南金北珠之璀璨
旣已目飫之矣而所不得覩者獨燕趙傾城之姝吾
行年半百來日不可知今欲以百金爲青樓一日之
費以償吾平生之願此豈非男子事乎諸譯大笑之
曰公之少也素有老成名何乃短髮而興長也無亦
敗運將及耶純彥亦笑曰公等不足與計事出而招
牙儈謀之燕都故多佳麗而終未有夜合錢至於百

弱見退耶純彥具以告或歎或笑及使還朝廷以天朝尚靳須賜會典某歲又有奏請之行純彥從之行到渝關關人問行中有洪純彥否曰有從此而西問者相續到館有鞍馬華駿蒼頭奴執鞚而踵門曰禮部某侍郎或云尚書敬請洪公諱純彥純彥以告使臣皆莫能測第曰尊者有命何得不往且使事成不成權在禮部如幸言及善爲說辭也純彥上馬到鉅宅朱門而下則已傳呼請入矣純彥趨而入侍郎下堂讓級而升執賓主之禮純彥只稱惶恐不敢就座侍郎曰聞公高義思欲執鞭而不可得今幸惠然枉顧大

慰所望義士何乃撝謙太過俄有女奴自內出告侍
郎曰夫人欲謁尊客侍郎領之已聞環珮聲衆侍女
奉夫人出純彦驚走伏於堂下侍郎牽而上笑謂曰
義士休疑且令拙婦展敬兩女子扶持純彦於椅上
夫人四拜訖乃言曰妾卽上年受百金之惠於義士
者義士豈忘之耶純彦唯伏地叩頭而已夫人曰妾
賴公之惠歸葬雙親仍得潔身奉君子巾櫛生我者
父母再生者義士雖粉身糜骨何能酬報萬一乎侍
郎曰如公高義不但今世所無自古賢人亦豈有過
於義士者乎宴席禮幣極其豐盛仍問曰公連歲而

有萬里之行未知此來何幹純彥遂得備陳宗系註誤本末侍郎曰此事唯在弊部覆奏耳吾雖力綿自足擔當歸告貴使無為過慮也純彥下席叩謝而出純彥既歸舘中訶其許久競來問及聞純彥之言使臣以手加額曰宗廟神靈實誘爾衷不然何以及此未久天子準禮部所請特頒大明會典一通純彥策光國二等勳封唐城君壽及八旬而終二子登武科從鄭錦南於鞍峴之役以功亦參振武勳舌官之榮盛蓋國朝一人而已

人君尊號與功臣號皆創自唐中葉昏主非令典也

朱子謂表箋是臣諛君制誥是君諛臣竊謂尊號功臣號亦然也我朝　列聖多謙讓不受尊號則功臣號亦應除去而因循用之恐涉未安癸亥策勳有立紀明倫之稱自伊尹一德享天之後人臣德功無此揄揚新豐完城不能辭其責也

萬曆東征之役義存屬國威加遠夷未爲失計然邢石之料敵則甚踈秀吉何遽至有犯遼計乎使倭情誠如今日所傳則當初奏聞之議我國諸臣以義以利豈容有異同而主議之臣獨以善畫稱耶此自明甚而人多不察耳人謂倭師分三路行長自龍灣渡

江淸正自北關略定胡地義弘以舟師轉我國西海皆會於遼東夫秀吉猾虜而習於兵豈不知遼野廣漠不利步兵又豈不知以舟師犯順江浙登萊其路甚順而苟其兵力能爭衡天下則直擣天津可以得志乎其所謂東路經由女眞諸部迂回踔遠粮運不繼雖兒童亦知其未可秀吉豈病心哉彼知京城不守後車駕所駐非浿西則嶺北故東西分路計在必售舟師則欲自西海入京口耳且行長誠欲攻遼彼唐兵固其所求何以聞李提督兵到劃地不進以聽約束乎蓋國朝自嘉靖浙東兵發後有畏倭如虎之

誚假途之說自然易入無足怪者所可怪者我東之自倡自和曰倭奴乃射天賊而我國不幸當其途凡我之播越創殘皆出於爲天朝守義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初非有致亂之道檄諭之文哀痛之詔無不如此當是時　明主在上朝無權臣比之古先喪亾之國事應自別而昇平恬嬉以兵爲諱朝議潰裂人心渙散猾虜之流涎已久而我則漠然不知加以奉使之臣暗塞傲愎挑動欺蔽何可謂無致亂之道乎奏聞之辭苟利國家不嫌用權若欲用以自解則何其與陸相奉天相反也此則視事諸公之過也

李文成公請養兵十年柳豐原以爲不可而追思於
壬辰豐原目見當時無兵可用無食可食其追思固
宜然以己然者策之則亦豈盡然宋太祖欲取幽州
謀於趙韓王趙曰誰可將者上曰曹翰可將又問誰
可以守上曰曹翰亦可以守之趙曰翰死誰可繼者
上默然曰卿可謂遠慮遂寢其謀文成之先見信乎
明矣所畫信良籌文成之才亦優於辨此矣然曾不
踰年天奪文成後之繼之者安得盡如文成乎唐之
全盛鎭兵四十餘萬而民力殫致有天寶之亂宋亦
以禁兵自病以蕞爾小國養兵十萬而灾不及民者

未之有也壬辰之不亾獨賴國無刻核之政民心不
絶於李氏耳文成公卒於甲申距壬辰未十年以我
國十年間簽括訓閱未必能當秀吉之鐵劍火銃而
民心一離之後楊李援師何以饋餉湖嶺義旅何以
糾合未食養兵之效而已受養兵之害必矣今俗為
象棋之戲者曰只看三手勿為宮砲此言可以喻大
也

楊鎬島山之役不能持重喪銳於窮獸幸得遭劾遞
歸不然愈見其狼狽丁應泰之搆誣本國固多溢辭
若其參揚自其職耳毛文龍縱下侵漁斂怨屬國固

有罪矣而若其屯兵海口牽掣遼瀋則未嘗非良圖
袁崇煥誘而殺之奪其勁兵以自衛椵鎮之殲覆袁
之罪也我國人愛楊而惡丁固是人情若其因仇視
毛帥譽袁如諸葛孔明岳武穆則誤矣袁奪兵事金叅判徽云
白沙李公之在北青夢　宣廟御殿會羣臣計事柳
相成龍李相德馨李相陽元皆侍久之德馨奏曰此
事非李恒福莫能凌請牌招　上頷之公語其子弟
曰吾不久於世乎未幾而卒公卒之歲去癸亥蓋五
年也靖社諸公之首事也蓋不無擇君之議一日
長陵枉顧昇平金公於私第纔起出門公夫人出而

問曰向客是何人公曰夫人問之何遽也曰疇昔之夢觀乘輿出游而被衮之人非今朝廷心竊異之不敢言適來少年宛是夢中被衮者是以問之公大驚推戴之議遂定或曰夫人非不知客也以金公見事稍遲故托夢兆以動之事同漢楊敞夫人此言近之反正數日前有奴馬乘夕造卜者金禹鼎之門曰某生員宅請判事問卜金騎馬到一宅引入金本不知其為誰家而覺座中人頗多金問諸公所欲問何事一人曰不必問某事第觀吾等所謀成否金作卦訖起而賀曰此為乾之五爻文辭曰飛龍在天利見大

人此乃上上大吉之兆但恐所謀者小則不足以當之耳諸人甚喜因留金宿鎖之宅中過數月後出之乃知問卜人乃靖社諸公而　仁廟實臨御云自古帝王之興實有天命卜筮之所應理無足恠而若以人事言之則癸亥三月乃張公謹擲龜之時筮苟不從其可已乎蓋會中人不無臨事而懼者故預與卜人謀假神道以定人心耳

癸亥諸公之謀事也崔張與汾西都尉相善而以汾之言輕未嘗告也及事垂成曰豈可終不令錦陽知之乎遂言之語未半汾遽大笑曰推戴之人非義昌

不可初不知天人之已有所歸也諸公悔其言也又
復秘之及義旅入城汾見火起雙闕始覺前言之妄
發也是以朴家子弟言錦溪君之竄謫非獨罝對之
錯誤汾西之妄發實參半云夫錦溪父子之罪特邂
逅失言耳有何可惡乎然考之前史人臣之遭如此
境界而能保全者鮮矣於此可見我 仁廟之盛德
雖其子孫淩不當罝憾於天地之大也具判尹鎰綾
川相之猶子余嘗聞其言曰反正日 仁廟御仁政
殿之月臺踞交床而坐急招綾川曰你馳詣私邸問
安而來時 仁獻聖母在塞門洞第綾川承命而往

聖母在房中仁烈王后侍側麟坪大君方在懷中飲
乳綾川前進致辭訖舉頭而見則有兩夫人涕泣乞
命者其一錦陽翁主其一義昌夫人也階下有兩男
子卽義昌錦陽也具言如此未知其信否嘗聞綾昌
死後因宮中宴樂宗室夫人畢集　仁獻王后不敢
不往其坐與義昌夫人相聯夫人起曰爲人臣子豈
可與逆賊之母同席乎　仁獻蒼黃引起跣足而出
以此觀之則婦女乞命云者恐近之也
昌黎佛骨表專以禍福爲言蓋以憲宗崇信只爲邀
福此如朱子山陵疏以仁哲之無嗣徽欽之蒙塵爲

永昌北向之咎雖然立論不可如是乍見非不激切而彼若一轉語則立見敗闕耳自有郭璞之說帝王家何嘗不廣求吉地亦何嘗拘於北向而歷數前代實未有如趙宋之長治無事者靖康之禍在九世之後其間唯兩朝無子爲疵唐世方技之士非宋人所及園陵散在關輔唯吉是求而武韋史安之禍文昭武穆屠戮殆盡憲敬被弒玄文繼辱禍患視宋奚但十倍明天壽十二陵在一谷之內地窄不設羊馬何嘗如朱子之廣求而三百年間唯英宗陷虜尋亦復位累朝天子不出端門外一步此實千古所罕朱子

之言於是乎踈矣唐憲宗迎佛骨未久而崩懿宗亦
然故後人以昌黎爲知言然魏太武之見弑崔浩之
酷刑周武帝唐武宗柴世宗宋道君之殀折委亾又
將誰咎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彼佛教之興滅山陵之
向背有何干預乎

佛法之行中國世莫詳其始案後漢書明帝夢感金
神以問羣臣傅毅對之以佛於是遣使之西域取佛
經佛像及沙門而來此最顯著人所共知者也然劉
孝標世說新語註曰劉向列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以
相撿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

如此則成哀閒已有經矣魏略曰漢哀帝元壽元年
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漢
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
之神置之甘泉宮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
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當漢武時
其經未行於中土但神明事之耳驗劉向魚豢之說
佛之自成哀之世明矣然則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
是時無經也又案洪興祖昌黎集註引孝標說而又
加之曰開皇歷代三寶記平帝時劉向稱余覽典籍
往往有佛經知周時久已流行秦雖焚除漢興復出

自然經室藏

也又漢武作昆明池得黑灰東方朔曰可問西域道人道人佛之徒也又眞誥曰裴眞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人學佛道陶隱居云長安中似已有佛裴君卽是其事以此考之中國之有佛尚矣退之所云據正史也余謂劉洪二家所引外列子所稱西域大聖人後之說者多以爲佛又其言穆王時西極化人變幻事亦類佛伶玄趙飛燕外傳飛燕所從求却老之方西胡所謂要不嬬與謾言者卽佛家五戒也李白樂府上雲樂所稱康胡者意非佛則莫能當其詩有曰陛下起白水蓋漢光武時事亦在明帝前也

今合諸家說而折衷之三代以前崑崙西旅已通中國列子所稱化人未必無其人而西域故多幻術何可斷以爲佛耶當列子時佛生西域久矣或者中國已風聞西方有聖人故列子稱之而托之夫子之言或恐是寓言如莊子所稱藐姑射之眞人今不可考也三寶記不知何人所述意者俊佛之徒贋作而借劉向以佛法行於上世爲榮耀耳向死成哀間不及見平帝只此可知其妄然則謂佛法已行於楚書以前者不足信也列仙傳序亦不無可疑設令佛經有已行於西劉者當時未嘗設官譯經如此秦以後則

所行者理必無多今世佛書極繁而其所詳載唯佛菩薩之號若神仙則罕有舉名者當向之時必不能至於七八十人之多又列仙隱逸傳之類數皆七十二以倣仲尼弟子皆是有意而遷就者安有除却佛經所載恰得七十二人之理竊謂向作列女傳故後人傳列仙而托之向亦如今世衍義之評皆稱羅貫中而百四十六人云者意在衒其該博耳昆明劫灰世所傳方朔事自來多恠誕班固已言之矣眞誥尢不足信裴眞人者未知爲何等妄庸况其依佛爲重之説乎樂府上雲樂未知倡於何代意永平之代佛

法東來作爲讚佛之詞而歸美於先帝太白龔用其意也佛敎之興於西竺久矣而西劉以前未能行於中華者中國以雍州一路通於西域而秦以上首虜之國日事東伐視先王典籍如土芥况廣招異國道術乎當秦漢之際凶奴强盛金城河以西隔斷者三千餘里而當時吐蕃未通商舶不至佛敎之詒阻其勢而也及至漢武用張騫通月支奪凶奴右方以置西郡而佛之金像始自休屠遷于甘泉焚香致敬而不用牲牢其淨潔慈悲之敎已行於中國但未知其名之爲佛而已殆晉人所謂何必識西域姓名者然

則佛教之入中國斷自元狩爲始誠確論也曾隱獲
麟而聖教訖漢武獲麟而佛法東吁亦異哉宣元以
後西域大開商旅交通如伶玄所稱戒嫕與諛者固
無可疑亦豈無經偈之簡約淺近者已私相譯傳如
景慮之所受者乎夫如是故傅毅已知天竺有佛長
丈六而金色不然毅豈心靈而自知耶若明帝之夢
亦未必非已聞西域有佛故因想成夢也西洋國人
利瑪竇萬曆中泛海到東越自鳴鐘眼鏡人皆寶之
而若其所謂天主敎者唯李之藻徐光啓數人好之
及至崇禎皇帝命湯若望等修正曆法而其敎頗得

行於中國想佛教之始亦應如此天下事固未嘗無
漸也唐憲宗以柳泌爲台州刺史羣臣以爲言上曰
煩一州之力使人主延壽人臣亦何愛焉覽韓愈潮
州謝表謂羣臣曰愈前所論大是愛我然不當言天
子事佛年促此等語癡騃可駭不但不似人君而已
凡物異氣而同處必能變而相肖弱者從强寡者從
多有情無情之物莫不然也桓靈懿僖之君以眇眇
之身在深宮中日夕與千萬婦閹同處故能令言語
氣像以至性情無不酷肖獨鬚眉不落耳王珪魏徵
奏宰相逢遇親王降乘非禮太宗曰卿輩輕我子耶

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公不爲卿輩之主乎太宗英武卓犖亦非生長於深宮者而若此言頗有婦寺口氣況不及太宗者乎佛書曰小兒以啼爲力婦女以嗔爲力國王以驕傲爲力沙門以忍辱爲力菩薩以慈悲爲力爲力者猶俗言倚勢也此可與鄒聖藐大人之語同看

唐代士大夫學佛者甚多而如蕭瑀杜鴻漸元載王縉之類不過佞佛邀福白香山裴相國所造最深而觀其意旨亦似偏向因果耳及至宋朝李文靖王文正楊大年富鄭公呂正獻趙閱道韓持國王介甫張

安道劉元城蘇子瞻兄弟陳了翁李忠定張魏公諸公雖人品有醇駁所得有深淺而莫不以清淨爲本濟以定力發而爲言論政事卓有可觀士大夫禪學於斯爲盛文靖正獻元城爲高矣朱文公贊東坡竹石圖有傲風霆而閱霜雷之語可謂壯哉韓昌黎所得於周孔豈不如坡公而潮州哀鳴大不滿人意者以無佛學故也雖然以上諸公豈其偏治佛學哉蓋皆以儒爲主助之以佛如人服藥者朝服朮附湯夕飲清涼散既不以學佛爲諱亦未嘗混而爲一介甫子瞻頗援儒合佛如以清淨之材料加入補劑固已

打作一團而古人所作藥方猶不至雜亂而無稽也
程門諸公則不然既合溫凉之劑從内大言於人曰
古方本如此中間醫者庫下遺失不傳今我所得乃
張長沙之秘傳此其言未嘗不美人心終有所不伏
者古方實無凉藥故耳陸象山楊慈湖亦然而陸楊
較拙直未盡遮護耳
東都之衰桓靈不辟孝獻孱微昭烈以帝胄雄才爲
神人所屬然則漢室山河豈有昭烈分外者哉荊州
用武之地不得則不可以興復紛紛與奪夫豈得已
論人曲直亦　當就其大處而觀之也雖然鼎足之

業吳無資於蜀而劉不得不有籍於孫苟令孫氏縮手而退噤無一言則此亦人情所不安物未有久假而終不歸者關羽之毀敗抑歸之蹉跌理勢然也聖學訖于鄒孟洛閩中興舊物燦然登師席而臨後學孰不曰洙泗之正統而禪儒一派日盛月熾不但中分魯國而已從今以往又可知也豈西竺山河實有不歸者耶

大聖大賢事有不可知者孔子於門人之仕於季氏未嘗止之彼三家與魯國相終始殆莊子所謂無所逃於天地間而今日之所事亦非身親爲惡逆者固

不可使人人而顏閔也若衛輒蒯聵之變凌非君子可仕之時而子路之死於孔悝孔子未聞有先事而告誡之死何足道惜其處死不明也今世庸鄙無耻之流學人子須知兩三行自稱有郭璞之術附托名流資其延譽詆斥臺史訛議山陵僥倖於升斗之祿此實鄉里之所不齒隸儓之所共唾說者謂朱子山陵疏意在於李通噫李通雖迂何至是哉或者又謂苟能明知山陵之吉凶李通亦臣子安可嫌於自薦乎夫秦王之癰痔未必非危篤吮舐者自有其人何至以口甘舌柔自衒哉

唐肅宗欲以李泌爲相泌固辭胡氏曰總丱從游遽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爲賓客者也及泌固請歸山胡氏曰鄴侯不事肅宗不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正以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息相位隱山林冀君之思其故而一悟也余謂鄴侯雖好神仙詭誕亦豈虛憍迂腐之至此乎古之聖王有學焉而後臣之者況於友乎且肅宗之友長源非如光武子陵方其友時固已在儲皇之位此而謂之難於君臣則曾爲東宮師傅賓客者不復臣事嗣

自然經室藏

君此大亂之道雖子陵之不屈蓋有所不滿於光武非以其素交也靈武之事裴冕諸人之意於榮貴固有罪矣未聞郭汾陽均蒙不正之責爲盛德之疵也況鄴侯自是智謀之士豈以下隨務光自視哉若其良娣輔國云云者固爲得之而冀君一悟亦非鄴侯意慮之所及若鄴侯者直懼讒之帝而殺之耳

杜子美寄韓諫議詩舊註謂韓好神仙此特以本詩語意附會非有所據也錢牧齋以爲一篇皆爲李鄴侯作獨末句屬意於韓以韓爲言官欲其言之於天子也其言明白痛快眞得古人之心於千載之下足

稱後世子雲也朱子論詩小序曰如拾得無題目詩
說此花既白又香盛冬開花必是梅花詩當肅代時
帷幄之臣有定長安之功而不預國家成敗處於洞
庭瀟湘之間餐楓香學神仙如張良之從赤松子者
非鄴侯而更有何人乎每誦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
洞庭望八荒之句鄴侯之高風爽氣怳如接眼彼韓
諫議者何足以當之
金縢蔡氏傳盡棄師說不用其爲說一切迂緩不通
朱子以丕子之責爲責侍子之責謂上帝若責侍子
於三王則以我代武王之身此其文勢明白無疑而

蔡之爲說既不成語至謂予天之下當有闕文可見
其寔予仁若考者周公自稱我之仁類文考又多材
藝可以爲侍予而事上帝周公方自薦代死故不嫌
其言之不讓也苟如蔡傳則能事鬼神竟成何說予
人之死生命制于天理則然也豈可謂三王降祟於
子孫自矜厥祀乎此乃俚俗巫覡恐嚇鄉村愚婦之
術三王豈其然乎若以順訓若則周公但順于文王
而不順于太王王季乎周公告二公故我之不辟我
無以告我先王者是時四國流言人心波蕩安危之
機間不容髮而王之不明猝難納牖若使周公潔己

遠嫌退伏竢罪一任宗國之顚覆則其所自處則似矣何以歸見先王於地下故於是不避自專之嫌以六軍之士往而征之二年而罪人伏法此乃聖人之大權而仁者之大勇若如蔡傳之避居東都則與下文無以告我先王有何交涉乎罪人斯得一句下語甚嚴重豈始知爲誰某之謂乎蔡傳往往於文勢甚拙如享國百年耄荒之類是也蔡氏又謂東山詩有于今三年之語始知周公居東二年成王迎還後又東征三年殊不知周公之致辟管蔡在二年之內而成王見鴟鴞之詩疑心不解故未敢還朝直至王之

出郊親逆通成三年也王所謂昔公勤勞王家者正謂東征之後若以謂凡言先朝事則是時成王年十六七亦何至於不知乎槩周公旣定管蔡之亂而王惑未祛自成疑阻不敢歸朝頗似信陵君救趙事王之未敢誚公亦以其兵權之在手朱子曰是時周公擔了大權成王自是轉動不得又曰若成王終不悟周公須有所處盖謂伊霍廢立也按孔安國以居東爲東征鄭康成謂避居東都此朱蔡之分者也宋宣仁知元祐孟后賢而福薄當國家禍亂可謂聖矣然此中若有大意宛轉而成就之者禍福之乘除未易

言也終風之笑既不足爲莊姜之榮而辭輦之操其
可與孼趙爭寵乎瑤華之廢處可謂爰得其所而及
乎靖康之變六宮北遷流離汚辱蓋有不忍言者后
獨以廢得免當邦昌之僭竊宋祚既已告絶而后以
趙氏老婦身爲神人之所倚手挈猶子而付以神器
江左立國享有天下之養又能訓誨高宗使知賢邪
之下改定國史昭雪聖姑之誣功德之在社稷不下
宣仁而勤勞過之嗚呼盛矣當哲宗之廢立夫豈料
劉以淫亂見誅孟爲億兆所戴乎諺曰人之所欲天
必從之信矣

禪者治心愛說惺惺謝上蔡亦有常惺惺法朱子謂喚醒此心則同而爲道異吾儒喚醒此心照管許多道理佛氏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今有學磨鏡於人者其師磨而匣之而已學焉者以之整衣冠而別妍媸則爲用固不同矣烏可以爲用之不同而諱其所師乎

孟子不闢老子朱子謂楊朱之學出於老氏闢楊所以闢老誠使孟子意在於老而聲罪於楊則此乃疲庸苟且之甚者未戰而氣已屈矣何能闢之廓如耶老氏之學竊弄闔闢體全用鉅楊朱所得特其一端

莊列之書雖言楊朱亦未嘗尊之也設令孟子致討於楊氏肆諸市朝何嘗損猶龍者之一毛乎吾不知老聃作何狀以孔子之聖而嚴師之孟子之好辨而不敢開喙吁亦異哉

徐偃王之興恰似周文王牧野之戰受若克周則周無異於徐武原之役天不授楚則徐可以為周久矣世之以成敗論人也皇王之運窮于姬周故偃王不得王亦猶孔子之不有天下顏淵之短命而死天意然也唐太宗於隋煬帝口刺而心服事事而效法之惟商臣之事不同矣嗟呼向使隋文不召太子勇則

自然經室藏

仁壽之禍從何而發乎玄武門之變神堯方泛舟海池房杜諸公自足入奏何必用尉遲敬德擐甲持戟乎蕭陳顧問如有一語參差則敬德之宿衛其異於張渝之侍疾者間不容髮矣後世非無良史鉅儒而舉怵於貞觀之功烈不免與煬帝殊觀公論安在史家謂項羽之亾以放弑義帝負不義之名於天下而李密之殺翟讓將士離心以至於敗苟其如是明高皇帝之得天下何以哉漆園氏有言曰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滅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亾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吾嘗謂

千古篤論此老一人高皇帝舊師郭子興見帝兵盛欲奪之爲諸將所害小明王爲元兵所逼欲南渡江宋國公沈之亦步明人私史皆諱之明亡後始見於錢牧齋集中楊玄感之反西京留守陰世師掘楊素而焚之晉陽之舉旅亦如焉此禍已有前樣可知必至高祖太宗棄其父祖遺骨如棄弊屣建成之棄弟又何足道太宗雖化家爲國備物之養已無及於其母地中枯腊重爲齏粉煤炭反不如夏畦馬醫之葬其親猶得以三寸之木數尺之土庇其遺骸悲夫厲者之憐王豈惟喪亡之君雖與王鮮不爲所憐世方夥其居處之沉沈者何其未息也

唐德憲初政皆稱英武銳意於伐叛德宗累敗而怵故得免於其身憲宗倖勝而驕故有中和之變議者謂憲優於德非確論也宦官之北軍始於德宗其來未久順憲去之非難也伾文用宿將士人此實宗社大計使管葛謀國無以異也其人誰可罪何必盡反其所爲乎且使伾文柳刘當國其害必不足於陳弘志劉克明之弑逆仇士良劉季述之數罪憲宗之以彼易此豈非大黠大癡是知伾文之死八司馬之廢皆出宦官之意旨憲宗特奉行而已如退之俯仰之人見柳劉之斥便作詩譏之曰北軍百萬虎與貔天

子自將非他師結之曰嗟爾旣往室為懲一何憒憒也子厚雖枯死煙瘴中其肯心服乎（杜黃裳武元衡諸人蓋因俱文珍等而進子厚守原議所以作也）

嘗謂八司馬其才皆可惜及見呂溫之論諸葛孔明而疑之矣其言曰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强民以思漢室播告於民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苟如是也人心離唐則巡遠可事祿山天命在虜則文山只成枉死此非亂臣賊子之言乎柳宗元誦德如聖人亦云殆哉

退之作李虛中墓誌云以人之始生年月日辰干支

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
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此言可笑退之旣誌虛中是
必與之相善其於退之之一生官途榮悴如湖州之
未久內移鎭陽之奉使稱旨想已一一先處而預知
之然則韓公之氣節果安在哉若韓公者可謂不善
占便也雖然以其禱死野廟乞哀章奏觀之則虛中
未能先處亦明矣今人多科官慾者皆有信卜之病
村瞽庸卜百言而一中則終身誦之敬若神明其九
十九失轉頭而忘之虛中固非此類百不失一定是
溢美退之固非擺脫名利者無惟其言之如是也

記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以今觀之則亦可謂古也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善魯聖人制禮之意固如是也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百世之後歸于其居大抵婦人之性專一故視同穴而葬與生時居室不作差殊古今人性固無異也生而異室者莫不有同穴之願則其得偕老者亦豈願死而別處乎此是婦人家公共之遺命不待臨死而申申者也朱子謂父母遺命用佛教則不得不從況周孔之禮乎今俗士夫用風水說各葬其親者必以朱子之各葬爲口實此恐不然姜太公封

於齊三世反葬於周古今之不忘本如是也然王庠之二子賢而夭死兄願反葬弟令寓葬庠曰反葬仁也寓葬達也仁與達吾二子有之蘇子瞻遺命葬之嵩山之陽子由反葬於蜀亦王氏二子之意也吾意文公母夫人高情曠度異於世俗婦女必有治命如古人所謂達者故文公遵而行之耳假使母夫人自有詩人之願而文公違之是乃孟子所謂何以爲孔子者也然觀今之人出自繼室者莫不以幷祔爲恔別管爲歉此乃油然泚顙之心而以風水各葬者特爲邪說所惑利慾所蔽也若陳壽之以遺命各葬而得罪清議則太過矣

先儒以禮之出於三代者爲是出於秦漢以後者爲非苟如是而已則禮亦無難事人之尊孔子而賤盜跖者豈以其姓孔而名跖乎要須知孔之所以尊跖之所以賤然後可耳今之論禮者若將今古禮易地而觀之則我之見識權度合於聖人與否方可知也且如南郊既已祭天矣而周公又復享帝於明堂若使此禮出於叔孫通則果能知其盡制乎宗廟既有時享矣而漢明帝復爲朝陵之儀若使此儀出於周成王則果能以爲非禮乎父母斬齊之別已無兩尊之嫌矣使儀禮無父在爲母期之文而開元降殺之

則果能知降殺之合於天理乎嫂叔之親與姑嫂無異矣使周公著爲小功而貞觀禮絶之則其不謂太宗自爲明毋之地乎率是以往不可勝舉余故常謂禮學未易言也

宰予晝寢集註以爲當晝而寐比之繪室爲順矣雖然古之君子容或不無游息之時如曾子晝卧夢狸無首伊川晝瞑二子侍立亦何嘗如禪僧輩之脅不至地乎或曰曾程想是德邵年高後事如初學後生故應不同此固然矣而曾程撿身至嚴至死不苟苟使晝寐見責於聖人如此則恐不以年高自恕也按

禮曰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註曰內者正寢之中想宰予晝夜居於內寢故夫子非之如是作解義亦似通

程子謂謹禮不透者宜深看莊子朱子謂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蘇文令人則不然其不通者越不看莊子無才性者不讀蘇文倒讀朱文

晉董狐齊南史皆直書其君之見弒孔子賢之然春秋諱魯君之死於弒者故傳家作爲凡例謂之爲尊諱爲親諱乃周公之法故其法行於魯亦恐不然諱果周公之禮則當爲姬周一王之制其法不應獨行

於魯而南董之不諱正周公之所非孔子又何以賢之乎竊謂魯君之弑而書薨者皆佞臣秉筆不敢直書而夫子春秋一用魯史之文固不得而追改之也且臣弑君子弑父者其惡在於臣子而不在於君父此理甚明如隱閔之見弑罪在於羽父慶父耳隱閔有何可諱乎然則書隱閔以薨者其爲羽父慶父之黨明甚矣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誅之而君弑賊不討者葬而不書其討賊之義可謂嚴矣今乃君弑而不言弑并與弑君之賊之名而諱之一國君臣雖欲得而誅之孰從而知罪人之爲誰某乎此憲宗

中和殿之變唐人終不得明施典刑者也若桓公之死於齊魯國君臣蓋有不忍言之者變例而諱之宜亦可矣歐陽子五代史學春秋者而顧乃因其誤而再誤孔子之襲用魯史非得已也歐陽子於朱溫李存勗之死皆有所諱焉何哉歐陽子智慧蓋世其論趙盾許止一洗萬古而於此尚不免為公穀舊套所纏繞惜也

王介甫以新經取士欲變天下學究為秀才却盡變秀才為學究程伊川倡明道學欲驅天下禪學為儒者却盡驅儒者為禪學此二事頗相似介甫既知自

悔矣未知伊川云何

程伊川還自涪陵髭髮勝昔而朱文公晩境不能拜跪左眼失明劉元城言東坡向在貢院終日遍歷各房溷亂諸人使不得閱卷夜歸明燭一覽數百副及其度嶺會於贛上則對坐瞌睡不知許多精魄何在固知其不永以此觀之則朱蘇之學力不及程劉歟定慧相生而不能無偏勝定勝者氣完慧勝者神清李澤堂詩曰維摩本自病俗人疑示疾形骸豈殊衆神悟獨無匹說得甚好

王弇州錢牧齋皆以建文君詣闕爲虛妄二子之博

雅宜可信也然廣西思恩州以獲異僧陞府則實有是事當時事情可以默推也扶蘇之宛明甚而猶足以煽東南之亂況建文君臨五載恩澤在民而金川門之變終不得其屍者乎文皇神武嚴威宣宗克肖其祖故得以鎮定至於正統之初則天子幼弱宮府乖張紀綱解弛故謀國者恐草野姦雄藉口為亂以厚利誘愚僧使之呈身又令呉亮為證既而逼殺之以滅其口寵褒土官使天下咸聞之此蓋三楊之陰謀也陳建通紀所録建文詩定是浮薄文士之所為建文蹤跡豈到處題壁者而國破家亡剪髮為僧何

心念及於六宮之望幸乎清人谷應泰者又贋造建
文紀年鄙陋妄庸何至於此
徐敬業駱賓王之亾命古有其說若天子失國逃難
得終天年者古未有也蓋建文父子寛厚仁弱無惡
於民而明初習俗尚氣好奇故相與掩匿之耳非必
有賴於程濟之秘術也明人小說高皇帝問一僧忘其
名曰和尚返俗者應得何報對曰當入地獄上曰此
爾說耶對曰於經有之上曰若然者朕亦爾否對曰
大乘人爲濟度衆生現俗人身着有功無罪上曰此
爾說耶對曰於經有之上命考出經藏皆如其言厚

賞賜之信如小說所錄則高皇於此終不能無芥滞於心耶若皇太孫之遭難被緇有若有丕子之責於諸佛者吁可異也（若高皇誠意留下度牒之說定是謬妄）

鄺瓊之殺呂祉江淮震動使瓊擁兵南渡則蘇峻之禍是爾趙忠簡之奉帝東還豈得已哉朱文公於此不允魏公而深憾忠簡蓋有所聞於魏公家子弟也岳武穆精忠大節求之漢唐名將鮮有其倫文公亦常以忠勇識理許之而其與門人問答有若嫌其橫者疑亦南軒之說爲主也劉光世老將雖逗留有罪而實得士卒心奪之以畀未經事之書生安得不亂

雖微岳侯人皆可策也魏公旣逐岳侯而終如其所
言此田豐之見戮於袁紹者使魏公仍掌兵柄則其
殺岳侯無疑矣
鰲城李公之掌銓湖中有富戶以不仁聞飽載米船
上京求官人皆謂李公非可以利啗者未久富戶果
得美官湖人莫不駭憤有面責李公者李公曰吾豈
知是人哉明甫要我我惟明甫信之耳明甫豈受賂
而欺我者哉明甫者漢陰李公字也一日以所聞語
之漢陰驚愕嗟歎久之曰吾豈知是人吾不幸雙親
棄背今獨奉侍七十歲姑母爾姑母言是人嘗有德

於我家爲人謹愼可任職汝若爲吾宣力吏判豈不
聽汝言乎姑母之敎如此吾安得不言於令公乎若
其人之不仁吾何能知之夫二公皆是也而富戶之
得官終不免不厭人心趙忠簡岳武穆事殆近乎此
國朝山陵用素供盖因勝國禮也漢文景之盛禮樂
大抵龔秦宋李文靖王文正之相業皆從佛學中來
朱子極稱韓魏公祭禮之善而中元猶設僧齋我
世宗及我黃許諸公亦豈不如此令世陋人恥其如
此强爲之說曰 世宗欲用牲牢黃翼成謂國家卜
世靈長則財力將殫盡率百官廷請三月而得請公

之深慮遠識如此云此言眞可發笑自古卜世之長無如姬周而亦不過三四十世耳即墨城中猶有千牛我國雖小豈乏牛三四十頭京畿三十八邑一邑供一牛則用之有餘矣　山陵素供意果在於愛牛則當時國事亦曰殆哉

三代聖王之制禮也不敢質言鬼神之所饗合設古今之食而祭之而為不在乎彼則在乎此也牲牢毛血乃古人所用而籩豆鉶鼎實當時燕饌也宋太祖於太廟時享兼設牙盤食朱子是之者以其合乎制禮之意也本朝用大明禮有文昭殿之祭是亦宋祖

之意也而已卯諸賢見謂非禮壬辰後遂罷之誠以
原廟爲非禮者何不移其饌品於太廟與籩豆相參
以從朱子之所是乎山陵石室之制亦罷於壬辰後
蓋以財力之靡弊也石室雖廢若用底灰數尺則猶
可以禦草根辟水患而今乃拘於風水之說梓宮地
板之外便是泥土苟如是亦安用旁上灰哉國家壤
地之廣人民之衆今猶古也而奉先之禮日以益削
養生之具日以益侈斯亦仁人之所宜傷心也
古者衰服之精粗皆有升縷故曰衰與其不當物也
寧無衰功緦而服斬衰之布則何異於妻喪而杖苴

舅苑而躅菅乎我國　明宣以前惟父母喪有衰服
朞以下并以白布直領成服其踈略如此李相浚慶
始於兄喪服衰時人創見而恠之自是以後禮制日
備今則母族婦黨無不制服可謂盛矣然其五服所
用麻布一如魚網少無區別反不如李相以前猶有
等級也實土而題主懷祝而返哭惟恐魂靈之眷顧
窀穸故墓遠者行虞於所舘古人制禮之意如此其
急而今俗初虞無論墓之遠近皆行於墓所未知此
何所據耶中朝墓道石獸各依品秩惟宰相得用石
人今俗士庶之塚一對文石峩冠而佩綬相維辟公

何敢於三家之堂乎己卯諸公謂人之死於喪中者鬼應食素遂有素祭之禮苟如是也食素之鬼尤不當飲酒何不以水代酌乎喪人有病禮許食肉安有病而死死而爲鬼猶且食素之理初喪之蔬果猶練後之酒肉父母喪未葬而死者其將以糜粥奠之邪古今人子之死於喪者何限禮苟如是程朱諸賢何至都無一言之及乎竊謂如此之類恐不可以前賢之偶然放過遂謂之當然也

朱子詩傳謂日月右旋而亦嘗有取於橫渠采蒙有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之說蔡九峯以之爲書傳矣然

横渠所謂天左旋在其中者順之云者似謂七緯本行雖右旋而天之左旋甚疾故七緯不得不隨而左旋此正蟻旋磨之說正蒙他處言天象亦主右旋此可爲證或謂日月本無首尾左右旋只是一般若據大體而言則此說亦通而細究七緯行度則凌有不可作左旋觀者蓋七緯右旋之說自黃帝顓頊以來皆如此不可易也

蔡傳曰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相會此說自好然不如以爲日陽精繞地一周而爲一日月陰精與日相會而爲一月也泛看則只是一說

而其中極有精義

曆家蓋天渾天兩說幷行而不能相通自漢楊子雲張平子及宋諸大儒多主渾天然唐書天文志曰若以爲蓋天也則南方之度漸狹將以爲渾天也則北方之極漸高只此一難渾蓋兩家從古以來未有能解之者明萬曆間西洋地球之說出而渾蓋兩說始通爲一亦一快也蓋古今談天者譬之捫象各得一體至西洋曆法始得其全體云（向清城李相嘗誦唐志兩語極稱歐陽公曆學之精深今則世未有曉解此言者也然唐天文志出於劉羲叟之手歐陽公特潤色之耳）

鄒衍九州之說釋氏四天下之論其意在於開拓童

觀顯明眞界要不可以山經地誌求之也惟西洋地球說以地準於天晝地爲三百六十度經度視南北極高下緯度驗之於日月蝕其理實其術核非但不可不信亦不容不信也今之學士大夫或以其地形球圓生齒環居爲疑此則井蛙夏虫之見也朱文公曰今坐於此但謂地不動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轉耶大知達觀何嘗如此（地若隨天輪轉人將疑於倒懸正與地球一理）

古之人妻有罪則去之而與共三年喪及其無所歸者雖有罪不去去之者義不去者亦義也然古人亦

豈至與淫亂惡疾之人同室而居哉想亦贍其衣食撫以恩義而已我國士族婦女無改嫁者則無非無所歸者而被虜婦女雖失節可賤比之淫亂則其情有間贖還之後置之別處不與共宗廟之事而使其子得而母之死則服其服而哭之則庶幾不悖於古道矣國家丙丁之亂士夫之處此者不顧義理專爲身計此乃私欲之尤者非士論也衆口所譁雖賢者亦不免靡然可歎也已

宋襄公之師穀梁氏比之文王左氏則極其貶駁後儒多主左氏蘇子瞻又以用鄫子證襄公之無道竊

謂穀梁言雖過而大意正左氏乃後世兵不厭詐之説不正莫甚焉苟如是則衛鞅之虜公子卬張儀之紿楚懷王亦無不可率是而往苟利於己者何事不爲余嘗謂左氏乃呂不韋一流人不當以其傳春秋謂之儒者也至於用人祀鬼固是襄公之罪何預於泓之師乎蜀先主之南奔江陵戀赴義之民甘與同敗此是先主好處襲取劉璋乃其不好處烏可以襲川之失兵與前事而非之耶若經文云云只是據實而謹書之初無褒貶之可論也竊嘗謂聖人以春秋設教只是後世所謂史學蓋孔子以前士未嘗讀史

孔子始錄魯史之近而切要者俾小子得而誦習之以觀前代成敗考古人之得失廣其聞見知識措之政事而已初非有許多奧妙也論語二十篇未有一語及於春秋者至於孟子始張皇之有春秋王者之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說夫禮樂征伐固是王者之事書王者之事於簡策而讀之者有何驚天動地之事乎何休輩又加一層謂夫子貶周而王魯又謂夫子改正朔行夏之時尚如諸儒之說則一部春秋只是仲尼之黃屋左纛耳

六祖惠能謂道明禪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恁麼

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其言本自渾然程門諸公以吾儒語換面而出之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纔着一看字便成病敗信乎立言之難也

秦漢以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固不是後儒却力言帝王元不封禪亦恐不然古者天地之祀甚繁安知不因歲首東巡諸侯會同登山爲壇而祭天耶告成云者告以諸侯成績或告以民事何必告以太平乎

襄公二十九年吳子餘祭卒夷昧立季札之歷聘通嗣君也到魯請觀周樂過衛將宿於戚聞孫文子之鍾聲譏其君喪在殯而作樂遂去之君喪聽樂一也

而在己則請之在人則譏之季子之賢不應如是故
杜氏曲護之曰吳子餘祭立四年始遣札通嗣君而
宛札之觀樂時未聞喪也其言甚苟故後儒非之然
亦未有辨析其所以然蓋季子之觀樂必是其君葬
後而衛獻公未葬故非之亦如晉叔向不尤其君之
父喪葬後命諸大夫舞而譏襄王之以后喪葬前宴
樂也當時喪制之斷以卒哭此益甚明
釋家定慧法門精確微妙儒書所未有洛建涵養致
知工夫實似之顧詩書語孟無可以證之者如合中
庸之戒懼大學之格致則有足當之而格物字義不

晒故朱文公費盡一生精力補綻塞漏堇得成立門
戶耳彼王魯齋方正學諸公乃有同異之說可謂不
思之甚苟如諸公之說將謂洛建之學於何傳印乎
荷澤神會曹溪門下知解宗其言曰知之一字衆妙
之門朱文公嘗稱荷澤數傳而得圭峯宗密以本然
之定慧爲心體用文公代以周易寂感二語遂爲千
古說心之妙詮密之有功於儒門亦可謂不淺矣
古文惟禹貢最難理會者正以當時山川至今現存
衆目所睹不容說謊非如禮樂制度可以穿鑿附會
道器性命可以拍張叫喚也禹貢五服周禮九服豈

謂四面方正如射帿碁局乎中國東近海而北遠磧未必皆有荒服書籍所稱荒服大抵南方耳朱子謂周公只是大言教好看豈其如此

王荊公之論孟嘗君曰以齊之強得一士可以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善哉其言之也雖然當宣政之際峩冠佩玉坐廟堂而談周禮者孰非公門下士而及乎青城之逼五國之囚未聞有一人出而效雞狗力者使孟嘗有鬼其得無言乎

退之固伉直然其立朝言議實無如崔敦詩白樂天

諸君之謬謬者也陽山之貶由韋執誼之猜才上疏
非其由也佛骨表意在衛道而其辭甚婉昏主之恚
惡夫豈所料見潮州摧抑則可知其情惟末稍鎭陽
奉使樹立卓然眞有得於孟氏之養氣而亦恐太顚
之點化不無其力也若子瞻潮州碑文殆是夫子之
自道於韓公頗似不襯

唐五王論朱子之難南軒者可謂委曲矣然以人心
之不絶於廬陵便以爲順人心乘天理則竊恐於理
有未盡衛輒之立子路不以爲非其死國人謚之曰
孝穀梁氏春秋傳亦是之人心之與輒可知然則夫

子之正名亦不得爲順人心乘天理乎朱子嘗謂漢少帝雖孝惠子旣是呂氏之黨不容不誅武曌之罪十倍於呂雉其所産之不當立明矣人心與天理有時而離合與其昧天理而苟順人心曷若明天理以正人心乎使五王初不以奉太子誅二張爲名而直斬武氏之頭懸之白旗以廬陵豫章受體於滛逆不可以奉宗廟曉諭天下而擇立宗室之賢者則人心其有不悅服乎此只是五王見識量力不到處安可謂別無長策乎若致堂之論謂中宗可以戕武氏是欲同人道於梟獍也爾瞻仁弘得其緒餘以倡廢母

之論其禍詎不烈於洪水猛獸乎

呂后之稱制未久將相皆高帝舊臣而帝之崩后與審食其謀欲盡誅之故平勃之視諸呂如鄭莊公之視公叔段其所以承順者實欲厚其惡而殄滅之也若武氏者專制天下二十餘年李氏之宗室大臣屠戮殆盡立朝名臣無非武氏之剪拂而駕馭者名分既定彼此相安故狄張之意只欲武氏身後神器復歸於唐室而已是以代邸之迎諸呂無類中宗之立三思遺患平勃之挾憾狄張之懷惠其不能無私意則一而謀國之臧否於此可見宋儒每却平勃而揚

狄張恐過矣
夷惠楊墨皆大賢然皆非中庸之道則不能無偏纔
偏不能無弊苟其弊之未形則其偏可以設教而勵
俗如藥性有偏故可以治病也苟其弊之已生者其
偏亦足以滅理而害倫如藥性有偏故可以殺人也
用藥當其病則烏頭可以起死不當則參朮亦能戕
生豈有常哉使舉世師伯夷之隘與柳下惠之不恭
以與孔氏相角則孟子豈得但已哉楊墨孟子所謂
洪水猛獸者也而韓昌黎謂孔墨必相用不相用不
足為孔墨朱文公亟稱楊氏壁立萬仞而黃直卿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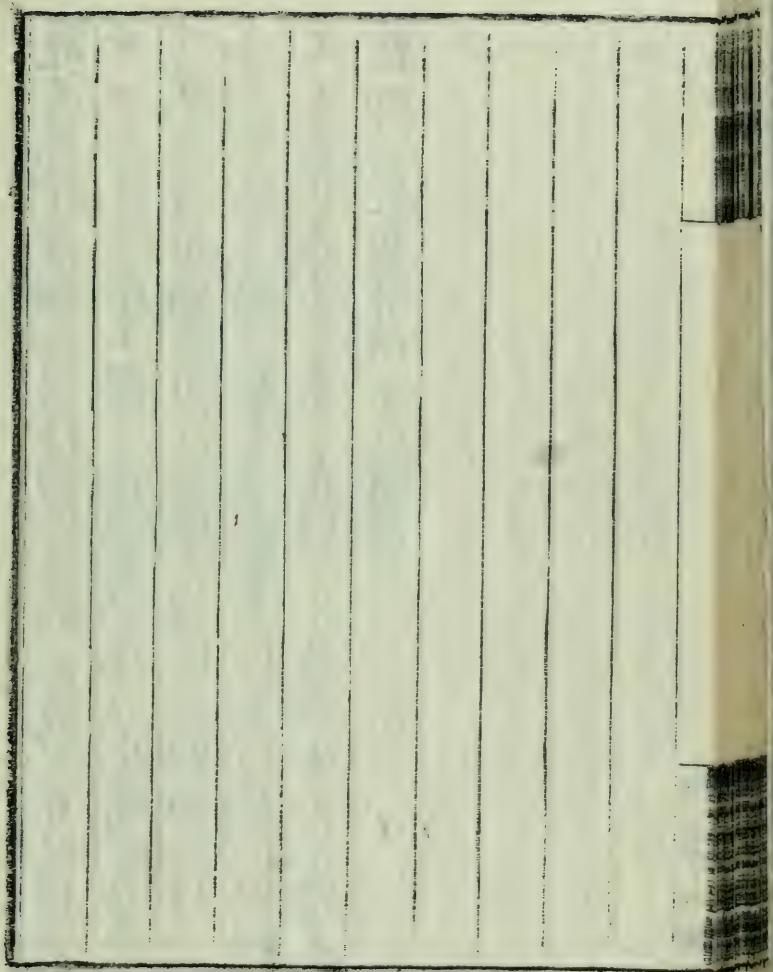
自然經堂藏

明師說謂世無孔子不當議沮溺接輿諸人然則居今之世而詆斥佛老自附於聖人之徒者殆非孟朱之意也

孫權之稱帝蜀漢羣臣欲明義以絕之諸葛孔明獨以爲不可遣使稱賀和好愈敦使孔明當我國丙丁斥和則無亦有不盡如淸議者否丁丑下城非如趙宋之忘親事讎只以不忍負萬曆救援之恩嬰城死戰力殫然後屈己爲百姓請命雖使聖人當之不過如此或者謂當夷七廟湛九族爲大明死節此恐過矣周之立國地近戎夷故朱文公猶以爲非殷純臣

況我國在九服之外者乎竊謂丁丑後尤與丙子不
同下城之初 君父危辱未離虎口雖素在草野者
皆宜奔問歸唁同心合力以圖不忘何忍汙穢朝廷
若將浼己乎彼二老之遐舉固非人人所能學亦非
人人所當學要各求其心之所安而自盡於臣子之
職而已孔子謂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心謂柳
下惠少連降志辱身君子之道安可同也不處小朝
廷云者亦以高宗之可醜耳無論大王句踐事鄭子
產諸人豈以其君之事晉事楚爲去就乎晉惠公背
恩挑禍愎諫喪師無足可道而晉大夫反首拔舍以

從之君臣情分詎不如此崔完城終始主和固多是非亦豈非自盡其職無愧於心者耶李澤堂心知斥和之非而爲父兄牽制不能立異及見南漢之憂辱終身傷痛席藁私寢遺命薄葬以罪人自處其亦孔距心之流乎張谿谷當廟議斥和燕居咄咄對人有神州陸沈之歎然未能力擔和議如完城者蓋知言之必無益也此於君子語默之節似乎得矣而揆以宗臣休戚之義則不得無歉此三田文字之所以作也世多謂谿谷之作是文恐秉筆之人引喩失義爲國羞辱故其文以楚將之僭王猾夏作冒豈其然乎

豈其然乎若谿谷則以爲主辱如此義不可以獨清甘心西子之蒙不潔日後種蠡之任以此爲之兆其至誠深痛雖隔世而可知也蓋澤之自貶谿之自汚乃二公之自靖自獻者而未嘗向人說道故三田碑文不載於谿谷文集中豈門人子弟舉皆於此懵然歟抑知之而有所不敢歟悲夫

西浦漫筆卷四

光山 金萬重 著

退之馬少監墓誌結語曰吾未髦老自始至於未四十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朱子欲改作哭其祖子孫三世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如也竊謂如是改之文義固好而本文亦自明順何必改也觀居二字蓋出於范蔡傳巖居而川觀文勢如觀游視息等語非觀字之解在最後也韓公之意以爲浮世之可厭如此而世人乃欲久視久住于世者果何意也

與孟尚書書曰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
以爲難得因與來往朱文公曰韓公放逐無聊之中
卒見太顚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
而暫去滯礙之懷乎蓋以雖不盡解以下爲韓公自
道之辭也今案韓公送區册序曰與之語文義卓然
聞詩書仁義之說若有志於其間此兩段文勢恰相
似今若以雖不盡解爲公自道語則文義卓然亦可
作公自讚語耶竊謂韓公之意以爲太顚雖不足以
盡解吾儒詩書仁義之說自是高曠無累不易得之
人故樂與游耳以公之倔強設令眞有所未解其肯

向人自納敗闕乎唐以來禪僧頓悟者必待師友點化袪其礙膺之物傳燈録及宗杲書多有是說恐朱子孰觀而先入偶然不察韓文語勢初不如此也歟

論語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二句先儒註解非不詳悉而尋常不能了然矣今日偶閱小雅萋兮斐兮成是貝錦終日七襄不成報章語似有所解此蓋以女紅譬喻之也狂簡之士但以見道爲樂而不屑事爲正如徒能織成斐然之文錦而不知裁剪爲衣則終亦歸於無用而已後世禪者自謂有體而無用曾晳琴張固有是病故夫子欲教之以裁制俾成明體適用之學也孔門如顔子有雲漢之章而裁華衮之

衣者也由求之徒往往知所以裁之而斐然之章盖亦有不如曾皙諸人者此夫子所以眷眷不忘也未知如是解之不大逕庭於先儒之旨否

仙佛之爲異端匹也朱子齋居感遇詩梵書脫屣二語峻截婉曲太相懸遠當時已有疑之者矣見岳珂愧郯錄嘗觀世所傳參同契朱子註似亦無甚發明而後人文托名假姓頗涉不莊無亦有贗造借重者而後人誤錄於集中耶藥泉南兄爲北伯時嘗印惠是書余戲作五言詩寄之藥泉曰君何敢以朱子比之唐武宋徽乎余遂毁草不復示人矣今追錄其詩者非敢

自是聊以誌吾過而已詩曰漢䶂感妖夢諸夏染西胡浸淫歷魏梁岷泒呑荊吳會昌與宣和赫怒行天誅芟草不及根野燒俄春燕歸眞釀躁妄靈素慫誕誣同川識裸浴爲計亦已适世無哲王作鈇鉞歸大儒矯矯紫陽翁闢之乃廓如功高禹抑水力倍鄒攘朱遺文揭日星蒙士知拾趨丹經序鄒衍此事誠有無若論文字古貝譯亦東都

窈窕有二義一幽深一女態幽深義多用於山林宮室而用之婦女者皆謂姿態之美九歌曰子慕余兮善窈窕李斯傳曰佳冶窈窕趙女是也先儒解詩謂

不應稱太姒以色改訓以幽閒幽則是也未嘗有閒
字義也竊謂古人之稱道婦女必先稱色觀乎碩人
之詩可知已況關雎之承以淑女是兼稱德容又何
嫌乎大抵風人之體異於雅頌如欲文字之尊重相
稱則何不取譬於乾坤日月反取於禽鳥雌雄之和
鳴乎知乎此則可以言詩也竊窕一語之得以兩用
者似之彼此皆有宛轉委曲之意故也
朱子語類第五十二卷皆是論浩然之氣而終至對
門人發誓有某之言若不是孟子之意天厭之之語
蓋朱子必欲以無是餒也爲無此氣則道義餒之故

門人不肯從之也凡解經必須先觀文勢此章上下
兩文皆以其爲氣也起語則上文之充塞天地下文
之飢之不充安有指氣指義之別乎孟子之文不應
如是辟戾不通朱子豈不知此而必爲是說哉疑有
所不得已也夫氣一而已合乎道義則謂之浩然之
氣否則便是血氣而已然則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
此道義則便不成浩然之氣飢之非所可論也想孟
子一時騁辯偶然有乘快不能點檢處故朱子爲之
護短寧失於文字之末而欲全其義理之大者耳杜
預顏師古於左傳漢史差誤處初不曲爲之說故後

人稱之爲忠臣朱子於大學孟子亦多如是旣不可以此語人故只得發誓耳

匏之苦者不可食待其堅實剞而爲壺而已論語繫而不食恐指此一種苦者蓋以匏之不見食於人譬己之不見用於世也若謂匏瓜不能飮食則天地間物未聞有能飮食者何獨匏瓜哉

朱子曰天無定位極星便是北伊川謂天地無適而非中此兩說與西洋曆法相近

南藥泉曰月中黑影信如佛書山河送影之說則昇月落月所照𡨋異而婆娑之痕一定不變豈西極東

隅無山河之殊乎此論精確古人所未發也竊謂日火外影由障蔽而生金水內影由無礙而得其理正相反也雲影之在地山谷之生陰者自遠望之皆可見也如秋江澄澈萬象盡落而望其水面則惟冰紈一色耳何嘗有斑駁之痕乎月苟如金水之內影則其影固非下土之所得見也是以朱子有鏡中紙人之喻蓋謂月之有明由於受日之光而大地隔在中間故日光爲地所蔽外影生於月面耳然此說亦有窒礙處此惟望夜月在天中日在地下時可耳若望前則月已東昇而日未沈西望後則月未沈西而日

已東昇相望於太虛之間而婆娑之痕了無所減復有何物遮蔽而生影耶然則月之有斑殆由本質未粹其受日之光有深淺而然不必曲爲說也朱子紙人之說乃曆家所謂闇虛月之所以有蝕也

詩人詠新月有蘸水魚驚鉤之語此非實狀人在水上而俯窺之則月在水中魚自水底而仰觀之則月在水外今玻瓈之鏡貼底則可以自鑒與鏡同用去底則便成眼鏡洞見鏡外之物而鏡內則無物人之見水則水底有地故其理如銅鏡魚之見水則水外洞澈故其理如眼鏡也然則金水之影從人所見而

生如空花陽焰似有實無非若日影燈影之在地面
眞有痕迹之黑睛也
谿谷漫筆論朱子黑洞洞是天正色之說辨矣而似
不識朱子立言之意蓋人或謂天自有晝夜日之出
没各從其氣類云今人亦有如是說者故朱子曰天明則日月
不明蓋謂天苟自有其光而爲晝則當其爲晝時日
應如晝月之無明而今乃不然可見非天自有光也
苟天而無日則只似夜半黑暗之時而已正色字出
於莊子而語意稍別此則只當作本質看也蔡氏堯
典註曰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之說微有或人意

人謂夏日近冬日遠近故熱遠故寒春秋在遠近間故不寒不熱此言似是而實非也天體渾圓而地居正中雖日月之行有南有北而距地遠近初無異同三十輻之長短安有不齊之理乎然而冬夏之日有寒熱之異者此如人之曬物於日中者其置器之地前低後高則日光直射其曬必速前後平正則日光斜照其曬差緩若置之前高後低之地則前之高處雖不至於蔽虧生陰日光之照物如風之掠過水面其曬極遲矣然器物之去日非有遠近之殊也○列子所稱童子炎凉之難此可以釋之矣若出日之大

則西洋曆書言日之初出離地不高爲水土清蒙之氣掩映而成大其理如水底之石眼鏡所看之字大於本體斯言精確矣

我國東界海無潮汐李白沙張谿谷俱著說以明之李謂東海者水之所歸旣有所歸不得不隨氣而竭故不能成潮張謂人之呼吸腹動而背靜北海者天地之背而我國東海近北故無潮二說俱有不通處如前說則我國之西南海實天下之東海而江河百川之所歸苟使東海而無潮則不應濊貊之海獨然也如後說則以龍灣遼海方之濊貊地尤向北而潮

汐之盛倍於全慶安在近北而無潮也北海絶遠從
古未聞有見之者若史書所稱多指沙磧間大澤如
瀚海蒲海之類此則宜其無潮而北溟之無潮孰見
而孰傳之耶萬曆以後西洋地史行於中國其書言
極北之海冬月結氷而潮水迅急氷不得合堆積成
山云以此觀之則北海未嘗無潮也竊謂江河之水
日夜東趨而渚涯之間或有洄洑或有渟滀者地勢
使然也豈可執此而致疑於江河之東流乎我國所
謂東海者介在我國倭國之間北起野人地方南漸
於欝島之南而止倭國陸奧州與野人相連而其地沮洳人不得通行云是東界之海

只以釜山浦赤間關之間通於外海也若以東海觀之則亦猶江河之有洄洑渟滀矣濱海之人多言東界一帶海水南傾故不得成潮或言東海亦未嘗無潮也而海水清淺又多所謂水宗者不得與南海之潮相薄故其信甚微此兩說吾未知其孰是而若其地勢之使然則在理無疑矣我國之人所見不大每欲以一斑論全豹雖以李張二公之博雅蓋不免乎此矣若地載海之說谿谷所見高出古人矣

五行各其一性水無大小其載物之性一也觀於坳堂之水能載草芥而不能載撮土則可知江河之水

能載萬斛之舟而不能載一蕢土一拳石也豈惟江河以拳石蕢土投之東海之淵未有不汩然到底者設令眞有無底之海其不能載大地之積塊也明矣且四海之水著於載籍島夷之所分占蠻貊之所經歷此皆有底之海載於地者也而其多於陸地不啻十分之六七使地眞如船筏之浮於水而水之浸入又如此則其能不沈乎

湥衣之制以對襟衣強作外襟前襞後掣形同蘧篨竊疑先王法服取像於繩直衡平者不應如是也間嘗取考玉藻湥衣註疏幷未見有對襟之說此蓋出

於家禮圖子及每衣一幅屬裳三幅之文而竊恐後
之人考之或失於泛執之或失於拘非家禮本意也
家禮深衣前圖蓋欲看之者知裳之有六幅而裳內
三幅爲外三幅所掩不可見故作觧衽分披之像非
謂眞如半臂衣矣其下掩襟圖方是眞形而但裳三
幅之左右皆當有續衽半幅之向前者而此不圖之
者失之疎畧也惟其衣領斜向腋下衣幅作尖斜形
者最爲明白而人多泛看夫衣幅正方尖斜形何從
得來是知全幅之外別以一小幅勾股形者添補之
而綴紐於其端以合襟內衿亦然也至於每衣一幅

屬裳三幅之文此蓋捴計衣裳尺幅之濶狹言其大槩耳覈實而言之則衣後二幅各屬裳二幅半衣前二幅各屬三幅半也何以明之凡朝祭服之裳幅皆前三後四而深衣獨有十二幅非泛取於十二月之數也深衣之裳既上屬於衣衣有內襟則裳不容獨無故前幅有內外各三衣之旁未嘗空鈠則裳亦不可異同故左右當腋處各有續衽一幅以鉤合兩邊空鈠處此深衣之裳獨有十二幅者也然則裳之內外前三幅屬於衣前兩幅裳之後四幅屬於衣後兩幅而裳之左右旁幅正當腋下半屬於衣前幅半屬

於衣後幅此是自然之勢不暇安排者也今乃拘於
每衣一幅屬裳三幅之文以續衽旁幅一歸之於後
前六幅既已相掩則在前者惟三幅之廣在後者至
於六幅前狹後廣何以成衣朱子之意决不如是也
大抵衣前後幅所屬裳幅之數雖不無參差而其大
數皆不出於三幅則家禮固未嘗有誤而第今之人
執之太拘耳或曰若內外襟皆有添補小幅則家禮
何以不言之耶曰此乃衣衫之通制固在可畧而家
禮既曰衣如今之直領衫而但不裁破腋下云則此
等小小制度固在其中矣如禮書旣無內外兩襟綴紐

之文若拘於此而去紐則何以繫衣乎嘗見大明會典有深衣圖比家禮圖尤精而與我國所用者不同意是明朝一代之制今始覺悟中國深衣自宋以後皆如此但我國之人主於先入未必能從之也

明道曰稟於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動者謂之情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李通云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名案張蔡說只是一說而蔡恐觀者誤認性情外別有一物統領之畧加點化以明橫渠之本旨耳若明道所謂心頗近意伊川所謂心又似氣質之性若折之

以朱子定論則可謂疎矣然豈可謂二程之學不及張蔡乎江西以涵養爲主人格致爲卒徒其言恐不可全非也又案邵子心者性之郛郭之說似與伊川無異而朱子獨取之未曉厥旨也

朱子筮儀卦之變爻至四五者占之卦不變之爻我東先儒以爲陰陽之老而變者爲九六少而不變者爲七八既曰不變之爻則便是七八易但有九六而無七八何得占之云恐先儒於此泛看而偶失之也凡爻之變者自本卦而觀之則是老而將變者也之卦而觀之則是既變而爲少者夫既以變而來者爲

少則其餘不變者視此爲老矣此理明甚無甚難曉
故朱子初不詳說耳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義理蠢然而已事事都
曉不得聖人作易教他吉則爲凶則否及後來義理
明有事則便斷以義理惟盡人謀未得曉處方卜
史稱杜子美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
云而其詩如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但
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之類指斥先朝當
寧事無所忌諱未聞當時論其罪後人以爲非也鄭
文孚六里青山天下笑屛孫何事又懷王之句無論

彼自咏史何預朝家事設令眞有譏諷意亦與子美所云何異癸亥初政號稱中興而廟堂舉措如此丙丁之厄何可諉以天數也

東坡和陶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自是奇語而一經申文貞拈出意思自別使遇聖人必許以可與言詩也

常怪前輩看文字往往甚疎東人詩話極詆高詔使閏却馬詩漢文既已輕千里祖逖無心着一鞭之句謂人臣何敢擬漢文云高詩意正謂上有修文之主故下無邀功之臣用事明窃有何難見而如是錯認

乎如使華人見之詎不益輕東方湖陰詩曰山木俱
鳴風乍起江聲忽厲月孤懸李芝峯譏下句江聲與
月不相襯切案余安道潮汐說曰月之所臨水往從
之故月臨卯酉則潮張於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於
南北鄭詩正謂月生而潮漲故江聲忽厲也以之對
上句地籟何等精工乎韓昌黎上尊號表曰析木天
街星宿清潤北岳醫閭鬼神受職曾南豐賀赦表曰
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海濤波不驚后山以爲
世莫能輕重云而芝峯駁之謂崑崙不當用波濤語
殊不知崑崙河之源渤海河之委此言河復故道所

謂渤海亦非泛引海不揚波之說也元祐間河自北
流復禹故道當時以爲瑞東坡溫公碑文亦有是說
天文書太微天帝之外朝鉤陳主女主是時宣仁同
聽政故幷引之也韓表亦非泛言乾坤清夷憲宗末
幽恆二鎭入朝析木天街燕趙星分醫閭幽州山鎭
北岳在恆州二公之文引事精切而語又含蓄信乎
未易輕重也芝峯不但有疑於崑崙一句想於其他
亦未嘗致意也
湖陰滕王閣排律直壓巴山竹色松聲清江白石等
語兼用東川滕王亭子語盖一時不覺亭閣之異處

或副急之作知非而故用之耳然東坡遊徐州戲馬
臺詩亦用楊州戲馬亭路失王鉤故事正與此相類
竹色清江一聯亦自無妨但巴山二字終不免爲疵
也金判書時讓盛爲湖陰分疎謂南昌東川俱桂滕
王所封疆域之內何可不得兼用云此則太錯兩處
亭館皆王出守時所作唐之諸王元無分土史書及
柳州封建論言之甚詳夫夫也以史學稱何如是憒
憒也滕是禹貢徐州之地南昌是楊州東川是梁州
而自楊有梁必須跨荊然則滕王之地奄有九州之
四是唐高祖封一庶孼而分天下之半也好笑好笑

朱文公嘗欲選唐宋六家文而未果明茅鹿門氏加之以少蘇荊公爲八大家文抄談藝家咸稱允而獨恨其所搃評乃遺四家焉余謂是八家者如夷惠清和玉燕肥瘦同工異曲優入聖域未易取捨也不揆固陋輒爲八家文評以補前人缺典云

韓昌黎如武王山立尚父鷹揚百神受職萬國趨風又如應龍升天汨陵谷而薄日月柳柳州如巫峽秋泝蒼梧暮眺渺綿幽峭令人心痒又如鮫女泣珠無非夜光歐陽公如公西相禮李子觀樂聲容之美燦然可述又如幽閒塞淵之女不乏倩笑盼目蘇文定

如以驍騰距躍之士排蛇鳥風雲之陣軍聲所加屋瓦皆振又如天馬東來洗空冀野東坡如秋潮生而百川倒流厲風作而萬竅怒號又如淮陰侯不崇朝而破趙二十萬衆頫濱如晴江不風千里一色蘭舟解纜聽其所之又如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曾南豐如鄉飲之席歌鹿鳴而奏南陔周旋揖遜與與如也又如嘲德衣練夸者心折王荊公如養叔彎弧歐冶鑄劍精猛之至金石無堅又如雁蕩諸峯沙土陶盡稜角鑱天

李杜齊名而唐以來文人之左右袒者杜居七八白

樂天元微之王介甫及江西一派幷尊杜歐陽永叔
朱晦菴楊用脩右李韓退之蘇子瞻幷尊者也若明
弘嘉諸公固亦幷尊而觀其旨意率皆偏向少陵耳
詩道至少陵而大成古今推而爲大家無異論李固
不得與也然物到極盛便有衰意邵子曰看花須看
未開時李如花之始開杜如盡開變後則不無離披
意李白蜀道難或以爲白之初入洛以此見知於賀
知章或以爲杜甫之依嚴武白憂其見害而作兩說
俱出於唐人而其不同如此竊謂白本蜀人不應無
端貶薄本土比之豺虎後說蓋近之矣而今觀劍閣

崢嶸以下其憂深其語切忠憤隱痛之意噴薄於文字間其爲明皇幸蜀而發無疑矣以此觀之尤覺朱文公不用詩序之高也

或以牧隱比東坡權陽村曰子歸讀東坡赤壁賦牧隱觀魚臺賦自當知之徐四佳謂李文順詩豪壯而有麁猛處牧隱詩波瀾濶而喜用俗語學牧隱不得流於鄙野學文順之失無着落處近世學詩者喜法二李不學唐宋作法於貪弊將何救東人詩話中此二語甚好

孟子謂公孫丑曰子誠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我東

文人皆有此病往往以東方之詩擬於宋明比如人之看山小山近而大山遠則未必不以小山爲高此無他人身短故也如使人長如山必不然凡以東方前輩持擬於中華者見識又在其下故也本朝詩力量不如前朝今以前朝最稱傑然者比之宋明大家則正如南越王趙佗椎髻箕踞欲與漢帝爭雄山東富戶自足銀釵毛氈不識金谷富貴也況餘子乎

本朝詩體不啻四五變國初承勝國之緒純學東坡以迄於宣靖惟容齋稱大成焉中間繇以豫章則翠軒之才實三百年一人又變而專攻黃陳則湖蘇芝

鼎足雄峙又變而反正於唐則崔白李其粹然者也
夫學眉山而失之往往冗陳不滿人意江西之弊尤
拗拙可厭崔白之於唐五律七絕堇窺晚季藩籬沾
沾一臠不足以果腹其可及人乎權汝章以布衣之
雄起而矯之採拾唐宋融冶雅俗磨礱刷治號稱盡
美東岳和之加以富有澤堂嗣興理致尤邃遂使殘
膏剩馥沾丐至今可謂盛矣而末流之弊全廢古學
空踈鄙俗比前三李尤有甚焉唐宋遺風餘響至此
掃地而詩道百六之竆未有甚於此時也若學明一
派濫觴於月汀玄軒諸公近代李子時其成家者蓋

東詩橫出之枝也
詩人於古人之詩所尚各不同亦可見其才識宋嚴滄浪以崔顥黃鶴樓爲唐律第一明何大復以沈佺期盧家少婦爲第一李滄溟以王昌齡秦時明月爲絶句第一楊升菴以劉禹錫春江一曲爲第一胡元瑞以王翰蒲桃美酒爲第一國朝權汝章最喜許渾勞歌一曲解行舟之詩李芝峯於唐人律詩歷詆王杜賈岑之大明宮孟浩然之岳陽樓而以初唐林間覓草纔生蕙園裏尋花盡是梅之詩爲第一
李奎報不喜梅聖俞蓋以其靚深清省與己之飽滿

豪蕩正相反而亟稱徐凝瀑布詩以東坡爲失評者
亦以凝詩只取新意不拘雅俗有相契合故也使坡
公見文順詩其以爲惡詩無疑也若柳夢寅之毁謗
歐陽文簡齋詩抑又甚矣
王介甫選四家詩以杜爲首次歐韓以李爲末其怪
拗如此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皆從此推去者
蘇齋自謂七律不如湖陰而五律勝之此言甚公近
代東溟之於東岳亦然石洲却兼有兩長而斤兩亦
似少減南士華稱翠軒詩爲本朝第一許筠以容齋
爲第一近來洲岳溟三家相繼而興談藝者各有所

主而右袒石洲者居多云
聞嘗閱本朝諸公詩僭謂五言絕當以李蓀谷桐花夜煙落爲第一七言絕鄭東溟章華高出白雲間爲第一五言律 世廟崇西竺第一七言律傑作頗多尤難取捨當於黃芝川清平山色表關東權石洲江上嗚嗚聞角聲李東岳崔顥題詩黃鶴樓數詩中求之近代名家惟李澤堂權石洲詩各體俱好東溟歌行及五律七絕最高七律次之而惟選體不競陽陵君許穡號水色五言詩清峭古雅得選唐體一時操觚者未見敵手方之洲岳蓋猶中朝何李之有蘇門

也而到今聲名不甚赫奕者以世人專習七言律詩故也獨其宗人許筠盛推之筠之爲詩有慧性而定力不足故雜出唐宋元明之調不能如東岳石洲之深造乎道也然其識鑒當爲近代第一澤堂與子弟言每稱許筠爲知詩云

筠四部稿士夫間頗有傳之者體格不甚高而才情有過人處如宮詞絶句竹西樓賦等諸篇洲岳諸公不能爲也使筠生於晋宋間范蔚宗殷仲文之流也

東方詩人有意於古學者成虛白申象村鄭東溟三家虛白所學在形貌間譬如啖蔗而未及乎佳境然

在當時已謂極渶者也象村學步於嘉隆諸公用意非不廣大纖密而只是本來才具聲調不甚相合東溟發揚蹈厲之氣勝悲惻優游之義乖故得其一而不得其二至於歌行而不至於五言然東方古調一人而已

李澤堂作詩文軌範以遺子孫皆以自己允蹈者主之故尤覺其言之有味也雖然此事正不可如是斷定東坡作南安學記言舜不可及得如鄭子産足矣朱文公議之曰如何便決定了千萬世無人可以爲舜只得爲子産此澤公所以亟稱胡氏詩藪以勸後

學者其意可見不然夫子豈肎苟爲名高也者耶
禪家有本地風光本來面目之說此諭最切今有愛
楓岳者廣聚圖經精加考證抵掌而談內外峯壑歷
歷可聽而身未嘗出興仁門一步則所見者卷裏風
光紙上面目只可與不見山者談論若對正陽住持
僧則立敗矣若有人從東海路上望見外山一峯則
雖非全體亦不可謂所見非眞山徐花潭近之又有
一人等是圖經上所見而其人素具慧性能識丹青
蹊逕文字脉絡不滯於陳迹不眩於衆說往往想出
山中景物如在眼中此雖非斷髮嶺上所見世無眞

見楓岳者則亦可推以爲善知識張谿谷是也偏左
晦塞得此兩人大非容易進乎此則浴沂弄環矣李
白洲哭谿谷詩曰幷世誰爭長權時最得中片言遺
物則萬理入神通

澤堂綾昌君挽詞曰楚望生秋草梁園隔夜臺唐樓
頌花蕚恨少一枝開谿谷　金大妃挽章曰人間還
社飯地下復珠襦東濱李月沙挽曰位爲湯左相文
起漢西京

世言澤堂以東濱比項羽自比於叔孫通非也此乃
茅鹿門之論李北地唐荊川語意者澤堂嘗引之也

茅意葢以羽雖雄傑只是偏霸閏位聖王之驅除而
叔孫通禮樂猶足垂法後世也余謂鹿門此語畏北
地太甚不幾於訟庭自退乎項羽位雖不終功烈實
在五霸上太史公稱以受命尊爲帝紀豈腐儒𩵋生
所敢仰望乎北地之得此已濫况東溟乎雖然若東
溟者亦可稱江東小霸王也
洪鶴谷一時詩名甚高每得得意句自歎曰今世諒
無道此語者未知芝川何如也公夫人笑曰芝川恐
難容易芝川公之婦翁也公詩世所傳誦如　穆陵
遷葬挽章之類雖芝川亦何以過之

鶴谷詩才雖高取材不博公集中有題顧氏畫譜百首絶句其咏吳道子畫曰云云(當錄全篇)後見畫譜乃善財銜觀世音圖公蓋誤認觀音爲仙子鸚鵡爲青鳥耳前輩之不看外家雜書可知

蘭雪軒許氏詩出自李蓀谷及其仲荷谷工夫不及玉峯諸公而慧性過之海東閨秀惟此一人獨恨其弟筠頗採元明人佳句麗作人所罕見者添入於集中以張聲勢以此欺東人可矣而乃復傳入中國正如盜賊竊人牛馬轉賣於其里中可謂癡絶又不幸遇着錢牧齋隻眼如陶公之識武昌官柳者發奸追

賍底蘊畢露使人大慚惜哉柳絮紈扇之擅名千古者本不在多如許氏之才自足爲一代慧女而用此自累使人篇篇致疑句句索瑕亦可歎也蘭雪軒一號景樊堂蓋有慕於樊夫人之夫妻俱仙也

妓女黃眞詩選入續靑丘風雅者頗拙以其婦女之詩故人或傳誦東方緇流詩亦無佳者嘗見僧休靜集中與其徒說法文字只是將大慧高峯陳談東西塗抹以遮人眼眞所謂依摸畫葫蘆如是而稱善知識則其誰不能乃知海東山河之氣元數無多雖方外之士不過如斯耳彼之高峯禪要大慧書牀亦如

此中有心經附註朱書節要也

眞言朴淵瀑布花潭先生與已爲松都三絶其自高如此厥後崔東臯文章車五山之詩韓石峯之筆法幷世蔚興又稱三絶何松都之獨多絶也自三君之歿七八十年之間人物衰謝文風湮滅松都之人名登科目者亦罕矣而大興築城之後山童泉渴龍去水渾瀑流潺潺不能直射地靈之與人傑相關如此眞眞知言也哉若眞者亦豈謝孟所謂山川之氣鍾於婦人者耶

自故評詩者未必能詩能詩者又未必善評嚴滄浪

詩評爲詩十三篇而其所爲絶句董有晩唐風味劉
須溪亦未聞有詩傳後也李芝峯負詞壇重望類說
二十卷論詩者居半而其言殊無開發人意處柳西
厓經世之文何嘗數數於小技而其論李白洞庭湖
劉禹錫大堤詩見識之超卓求之類說不可得也洞
庭固人所共喜若大堤則實公之獨見亦可見才智
之出人也象村詩話多取薩天錫瞿宗吉纖麗語想
公詩從此路有得
新羅眞德織錦頌德詩全篇典雅絶無夷裔氣爾時
三韓文字恐不能如此無乃以金購於華人耶不然

則徐賢妃之流亞也唐太宗遺以牧丹圖而不畫蜂蝶此亦冒頓嫚書意三國史言眞聖主淫亂而於兩德無微辭豈皆彭蠡小姑耶然眞德旣知牧丹之無香又策敵兵之入女根谷而死故國人稱其聖聖則固聖矣恐非眞無香者也

高麗鄭司諫南浦絶句卽海東之渭城三疊也末句別淚年年添作波一作添綠波益齋以爲當從綠波四佳又以作字爲勝案沈休文別賦曰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鄭詩正用沈語綠波不可易也

申混從古西京稱勝地至今南浦有悲歌蔽目蓬蒿皆戰壘傷心楊柳幾離亭數語頗有前輩風流同時諸人罕能及之者

有人詩尙王右丞不喜老杜王弇州曰公若熟讀杜詩其中自有右丞弇州此言不敢以爲然文章如金石絲竹其聲不能相兼而各有所至苟有兼之則亦未必成聲也千石之鐘萬石之簴聲滿天地衆樂皆廢老杜之於詩是也然泗濱嶧陽之淸遠幽窅亦不可不還他所長如右丞之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杜集何嘗有此

語皇明詩濟南吳郡之七言律信陽武昌之五言律北地之歌行蘇門之選體皆其至者也

范希文於唐詩喜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之句歐陽永叔喜曉日都門道微凉草樹秋朱文公喜寒雨暗溪夏流螢度高閣

宋人小說哲宗受艾灸時侍臣誦某人惡詩蛙飜白出濶蚓死紫之長之句哲宗大笑爲之忘痛此詩信可笑然句法實出韓孟城南聯句菱飜紫角利荷折碧圓傾之句其人未必非深於詩者宋人尚韓詩多以爲勝於李杜故其弊至此若韓孟鬭雞聯句一噴

一醒然再接再礪乃之類宋人極稱其工而實未知其佳處何在也
謝康樂推陳思以八斗高廷禮尊子美為大家者良以盛唐以前此道休明一切天魔外道未行於世故只言其富不稱其異理固然矣元和以還蹊逕漸歧雅俗兼陳故元白巨秩世所謂廣大教化主而篤論者終不加之於王孟韋柳之上豈不以材具雖大而聲調近俗故歟今人論詩率以篇什富盛酬應不窘為貴故車天輅柳夢寅之徒得以稱雄而崔白寂寥之篇往往見輕於人詩道本不如是譬之一握珠璣

論其果腹誠不如高廩陳粟若過波斯會集則握珠可須末席廩粟安敢通名乎

宣廟朝諸名士會於崔簡易宅酒半權汝章起而問曰當今海東文宗公固其人但未知風雅之業當屬何人蓋自許也簡易答曰老漢死後公等任自爲之

東皐詩時出盧黃上許筠謂實勝其文象村所稱劒能射斗誰看氣衣未朝天已有香終南渭水如常見武德開元得再攀之句信奇語也

李滄溟贈王弇州詩曰我昔朝天日君乘使者軒幷驅皆上駟相遇復中原草昧詞人起風塵國士恩別

來春色滿無處不銷魂弇州詩赤日浴滄海青天橫
岱宗漢家兩司馬吾代一攀龍病起十年態徘徊絶
世容齊稱君誤矣寥廓或雲從其傲睨飛揚之氣可
想弇州詠史詩曰戰國一子輿其德幾素王仁義不
獲施今古訕齊梁侃侃程正叔矯矯朱紫陽宋室有
遺恨不登中書堂造物護其短欲令見所長微言在
竹帛千秋揚耿光詩意頗不遜矣雖然使伊川得君
當國力主封建井田肉刑與子瞻器之諸公相攻擊
則其禍必不止於濂豐然則伊川之不相亦豈非幸
哉

弇州十八羅漢贊盡避東坡所用材料別出機軸爭
勝於毫釐間其才豈在坡公下哉其和煙江疊嶂圖
詩曰鄒陽後身薄自曉捨我誰結三生緣世傳東坡
爲鄒陽後身今弇州却言東坡之後身捨我其誰其
自負亦不淺矣坡公結髮求道晚年所得奇偉法應
化生於衆香國兜率天少却亦當與石曼卿文印必
不復墜塵寰豈多生綺語之習消磨未盡不免又作
一番遊戲以待曇陽子之點化歟坡公之詠太白詩
曰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
南判書雲卿言子美之於太白元美之於于鱗容齋

之於翠軒東岳之於石洲晩來成就世多以爲過之而觀其許與稱道之語常若不可企及者然此如場屋擧子於其少時接長終身敬畏不敢以等夷視之此言良然俗以科儒群居做工謂之同接猶古之詩社也

宋人小說曰元祐黨人之竄逐蘇子瞻謫儋州子由謫雷州曾直謫宜州以儋雷宜與瞻由直字體相類蓋章子厚之駭謔也時有折字者言儋從立人子瞻猶能北歸乎雷承雨澤子由未艾也宜有蓋棺之象魯直殆不得生還乎皆如其言云然以蘇黃年譜考之二蘇之謫儋雷魯直編戎州二蘇之北還魯直亦

蒙宥出峽寓荊江尋有知太平州之命趙挺之發塔記文字謂之謗訕遂謫宜州時則子瞻已歿於常州而章惇之敗亦久矣折字云云蓋後之好事者附會之說小說之不可信如此

少陵紈袴不餓死宋人極稱之而殊不見其好處此與昌黎光範書相似平日倒海拔山之氣不知向何處去殆為飢火所惱也昌黎送孟生詩體製頗相近而如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採蘭起幽念渺然望東南之語覺勝之也若孟之古樹春無邑子規啼有血其窮誠不可醫也

退之古史散左右詩註家謂盖有所諷不徒作也其曰向者夸奪子萬墳壓其巔惜哉抱所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爲悲咤淚如九河翻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此數語若預爲張谿谷而設者惜也谿谷之歿無用此詩而相彿者也

李澤堂杆城郡蓮池絶句精深偉麗無論東方作者雖蘇黃集中亦罕見殆可與海山爭其奇秀矣十五嫁沈郞挽歌大有樂府風味前輩李少婦哀詞雖清麗意致之淵永節奏之跌蕩不及多矣

重陽擬作登高別此意雖勤已足悲我正告休君促

駕寒花落葉閑門時此詩不載於澤堂集中余嘗言
之於艮堂李相聽未畢遽曰其爲先子詩無疑矣蓋
此雖寂寥短章渷婉精切誠非他人之所能爲也訛
妻祖父李玄洲出牧晉州時别章故吾得見之想初不留草或偶然遺失也
朱子謂文章輕重可知人壽夭不在美惡上此言蓋
爲韓元吉呂伯恭翁婿之文而發也驗之古今文人
不能盡合漢唐文章斤兩之最重者無如司馬遷賈
誼韓愈而太史公不言其年壽賈生三十而夭韓公
堇得五十餘宋三蘇之文老泉最重東坡次之潁濱
又次之而老泉五十八東坡六十六潁濱七十四一

切相反矣如明茅鹿門享壽最高而其文殊未見有斤兩也

朱子謂子美入蜀詩分明如畫夔州以後橫逆不可當又曰夔州詩鄭重煩絮不如初年詩魯直固自有所見今人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戲耳又謂退之墓誌有怪者茅鹿門亦不喜昌黎金石文蓋各有所見也竊謂自古文章大家只有四人司馬遷韓愈之文屈平之賦杜甫之詩是也是皆具四時之氣焉不然不足爲大家史記之酷吏平準昌黎之誌銘楚辭之九章天問子美之夔後皆秋冬之霜雪謂

之不佳則固不可謂之反勝於范蔡荊聶五原序書
離騷九歌出塞吏入蜀諸詩者吾不信也
韋蘇州詩曰玉盤的皪矢白魚冰簟玲瓏透象床讀
者皆以陳訓矢朴季肓云矢當作失謂盤與魚皆白
視之若無蓋暗用赤瑛盤盛櫻桃故事此言良是陳
訓不但意短與下句透字之眼不敵當是傳寫之誤
而以春秋有矢魚之文故因循不覺耳余嘗問湖陰
靈隱寺詩至今蟻垤封猶合之語其義云何李肓笑
曰此用千金之堤潰於蟻穴語意謂錢王築堤扞潮
事而誤以穴爲垤此語亦恐得之矣又曰東方詩文

谿谷一家外雖號名家者莫不有此等誤處

朱子曰射有法一學時便要合其法度若只是胡亂射將來又學甚法不得某泪學琴且亂彈謂待會了却依法元來不然其後遂學不得愚謂朱子此言雖爲學道而發詩文寫字莫不皆然我東詩所以不好者以古詩有科製律詩有月課皇華酬應故也

白沙李公之竄北青行過鐵嶺宿雲詞有帶得孤臣寃淚作行雨往灑九重宮闕之語一日光海主遊宴後庭宮娥有唱是詞者主曰大是新聲何處得來對曰都下傳唱云是李某所作主使之復歌悽然泣下

詩之能感人如此然若光海者亦豈不可與爲善哉
鄭錦南從李公于北記公謫中事甚悉此老淮海之
氣後人猶可想見也比聞公之子孫嫌其過於豪放
不似儒者氣像多有所删改云亦可歎也子瞻之負
瓢行歌固不如伊川之危坐舟中然使符嶠輩從而
遷就之則伊川猝不可得豈不幷與子瞻而失之乎
西垌之爲湖西方伯士人有有求於湖營者謁月沙
要作簡月沙曰此公未必以吾言爲重只作寒暄字
與之戒之曰湖伯見吾書必招見而問吾第對之曰
李公稱令公詩不離口彼必問其詳對之曰李公言

近有人傳西垌詩一聯曰蘇仙赤壁今蒼壁庾亮南樓是北樓此絶唱也吾雖一生作詩何嘗有此語西垌方且回翔外藩而我猶尸文柄此吾之愧於心者士人一如所敎西垌果大喜士人遂得滿其所求而歸（蒼壁及拱北樓皆在公州）

西垌之詩精鍊穩帖長於館閣昇平金公其贅婿也每低視而揚其短處金時雖年少已大有才望柳渼憚之一日金所着靴弊遂見西垌曰願見丈人新作柳出示一篇金讀未半肅然改容曰小子間嘗妄謂丈人之文精緻有餘而氣力差欠今見此作峻壯奇

拔頓異前見乃知小子前日之知之猶有未盡也柳大喜曰信如此乎吾近讀馬史無亦其效耶金曰是必無疑矣稱之不容口坐久故微露靴嵩柳見其破也曰郎何着弊靴而不言也急喚婢子曰取向日西帥所送鹿皮靴子來金即於所坐脫故着新躡起長揖曰丈人之文其實紫蝦醢吾之陽讚者欲得新靴耳遂趨出柳愕然而已

石洲繁華無迹有山河詩乃壬辰後景福宮所作以玉樹銅駝語近不祥故其題爲松都夢作也詩雖精麗意致蕭索比之少陵江頭宮殿鎻千門細柳新蒲

爲誰絲花夢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等語則豈不懸遠哉其館詔使詩曰別語關心徒脉脉離杯入手故遲遲殆前只是相思日去後那堪獨歸時亦非不工矣而頗似關西營妓與蕩子惜別語紆衣縞帶之贈安有此等氣象古人謂詩可以觀人窮達信矣

宋儒子蒙贈劉通叔詩曰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爭奈何李東岳贈人詩天下奇才止於此人間行路何其難兩詩句法相似朱子嘗稱游詩曰詩須不費力方好若遇蘇黃當賞音李詩若得朱子見之亦

必稱善矣子蒙名開見語類

東岳竄朙川登高詩曰鸚鵡文章何處用麒麟圖畫此生休金罍滿酌桑郎酒一洗清湘萬古愁語特悲壯晉人戲呼桑落酒爲索郎以桑與落切音爲索落與桑爲郎故互換稱之有若姓索之人耳今乃混稱桑郎恐未穩豈偶然失於考檢耶

李白洲少時月沙使讀退之南山詩千遍白洲甚苦之強讀至八百遍終不能準數而止余謂南山詩固傑作李杜詩不無尤勝者何獨於此而千讀乎想白洲負其才敏不屑誦數故月沙故以繁重汗漫之文

折其飛揚輕銳之氣此亦黃石老人墮履意也今之學詩者或以多讀南山詩爲秘訣然則一進履於老人皆可爲帝王師耶

李白洲與諸公遊龍山賦詩得洲字李卽落筆曰他年指點丹青裏脫帽狂吟是白洲雖以張谿谷之大家爲之奪氣崔遲川嘗曰谿谷之詩吾亦可以爲之若天章之詩則難能也

玉川子月蝕詩當與太白古風蟾蜍薄太淸同義前人說恐皆非是憲宗元妃郭氏乃汾陽之孫且有令德而帝惑於內嬖終不肎正名中壼十五年間坤儀

鼓焉至宣宗卽位終爲侍婢鄭氏所逼宛想其禍已兆於元和而裴李諸公未聞有言之者此玉川子所以歷詆周天星辰而若其所欲磔之一蟆豈謂鄭耶後唐秦王從榮喜作詩明宗誡之曰將家子作詩未必工徒取人譏笑柴世宗以詩示范質質曰今四方僭僞之主多能爲詩者宸章一下必播天下使人從而長短之則非所以示神明也世宗終身不復言詩二帝之事眞可爲法也或曰帝王之詩異於文士雖不工無害若然則又安用詩哉漢高武之雄天下非以其大風秋風也而元順帝之鳥啼紅樹裏人在翠

微聞之語天下誦之而無補於敗亾若高麗忠宣雞
聲恰似門前柳之句詎不益令人鄙薄乎
白洲文息敏速館閣應製之作多據諸公之上航海
朝天二十韻排律白洲居首澤堂見屈澤戲謂洲曰
令公何其壯也雖然令公之蟄鰐僵可謂凶哉蟄鰐
僵卽白洲詩中累句也
明文固不如宋而詩則似當別論今且以東坡弇州
比并而觀之則坡工於意弇工於辭盖各有所長也
傳燈錄百丈禪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
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之吐舌師曰子欲

承嗣馬祖麼黃蘗曰不然今日因師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若承嗣馬祖後必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法者甚有超師之作用以此觀之則弇之或過於坡者乃所以能代興也弇之短坡（如謂坡文見其才矣而似無學坡詩見其學矣而似無才之類）亦禪者所謂呵佛罵祖而如汪伯玉輩眞是蚍蜉撼樹耳

李義山衮師詩曰或笑張飛鬍或效鄧艾吃翼德之鬍不見於陳志及裴註歷代君臣圖像翼德亦見逸未知義山時或有史傳外可據之書否今所謂三國

志衍義者出於元人羅貫中壬辰後盛行於我東婦
孺皆能誦說而我國士子多不肎讀史故建安以後
數十百年之事舉於此而取信焉如桃園結義五關
斬將六出祈山星壇祭風之類往往見引於前輩科
文中轉相承襲眞贋雜糅如呂布射戟先主失匙的
盧跳檀溪張飛據水斷橋之類反或疑於不經甚可
笑也李彝仲爲大提學嘗出風雪訪草廬二十韻排
律以試湖堂諸學士余謂令公何以衍義出題李笑
曰先主之三顧實在冬月其冒風雪不言可知矣東
坡志林曰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

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此其羅氏衍義之權輿乎今以陳壽史傳溫公通鑑聚衆講說人未有出涕者此通俗小說之所以作也

李達採蓮詞蓮葉參差蓮子多蓮花相間女郎歌眞絕唱惜其結語不稱不然當與王昌齡荷葉羅裙幷驅也李芝峯謂蓮子多時不能有花遂與逆上波語幷駁之上波固是病蓮子云者近於強解事也詩家景物本未嘗太拘善言詩者正不如此況蓮花隨開隨落相續於六七月間纔落便有子方花盛開其先

落而結子者亦何限乎秋風起浪時雖有餘花不應
至於稠疊若王子安難免芝峯之駁也
忘軒忠原客館詩曰明宵泊近驪江月竹嶺連天不
見君此言不可曉所謂君者在竹嶺之外則卽此已
不可見何待驪江若在於此則驪江之不見何與竹
嶺乎竊謂竹嶺二字似是月岳之誤蓋謂但見忠原
之山不見忠原之人也若其聲格從太白峩嵋山月
來
鄭松江氣豪時有酒失成文簡先生貶之松江初無
所答但朗吟山雨夜鳴竹草虫秋近床之句曰此亦

可疵乎文簡笑曰下句流年那可住亦未見其佳也
以今觀之此語頗不相稱文簡之評極精極確
松江關東別曲前後美人歌乃我東之離騷而以其
不可以文字寫之故惟樂人輩口相受授或傳以國
書而已人有以七言詩飜關東曲而不能佳或謂澤
堂少時作非也鳩摩羅什有言曰天竺俗最尚文其
讚佛之詞極其華美今譯以秦言只得其意不得其
辭理固然矣人心之發於口者爲言言之有節奏者
爲歌詩文賦四方之言雖不同苟有能言者各因其
言而節奏之則皆足以動天地通鬼神不獨中華也

今我國詩文捨其言而學他國之言設令十分相似
只是鸚鵡之人言而閭巷間樵童汲婦咿啞而相和
者雖曰鄙俚若論眞贋則固不可與學士大夫所謂
詩賦者同日而論况此三別曲者有天機之自發而
無夷俗之鄙俚自古左海眞文章只此三篇然又就
三篇而論之則後美人尤高關東前美人猶借文字
語以飾其邑耳
古人以詩驗人之窮達如寇萊公野水孤舟之語預
占後來相業然此亦適然近有人咏雪曰人間汚穢
同歸淨天下崎嶇盡變夷大爲先生長者所賞然其

言甚大非大賢事業未易稱之也又有童子咏磨麵曰雷聲動白雪飛上石回回下石定上下石信奇語而定字極有力量及長憒憒不及中人如此者亦多矣古人以詩之過於清幽者爲鬼語如唐人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是也今俗謂之短命句蓋謂人而鬼語不壽之徵也蔡判書伯昌嘗臥房中其子某在外與友生論詩曰吾比得短命句殆時不久矣因朗誦之語絕庸濁可笑蔡自房呼曰阿兒阿兒爾無過慮吾在此聽汝詩汝壽當過百歲矣人多傳笑

廣州人尹繼命者納粟僉知八十康健兒孫滿眼一鄉稱爲福人諸公因宴會諧謔語及繼命一人曰孫策尹繼命孰可願耶蓋以策英雄王覇而夭死尹雖鄉人實享福壽也諸公之左右袒相半辨難方興見蔡伯昌後至皆曰當決之伯昌蔡曰策兵死鬼安敢望尹繼命右尹者皆喜蔡忽復曰吾言誤矣孫策大勝喜者不悅曰令公言何反覆也蔡曰尹繼命室中安得喬公女子來於是一座歡笑優劣大定

白樂天於老病垂死之年不能忘情於樊素元微之以血氣未定之時乃辨割愛於崔鸎此豈元勝於白

耶尾生身殉梁下之約可謂浪死而尚論者與曾參孝己并稱之何也一女之輕而猶且不負則其於君父可知男女之至愛而忍於背棄則又何恤於疎遠乎元之反覆變幻失身喪節此非其兆耶惜也崔之不能如霍小玉之凌烈使微之安享相門之東床也雖然韋叢之天死亦豈爲之報也哉叢二十七而夭見昌黎法文

禪家有所謂五慾者食色財名睡若士人則去睡而添宦也是五者一有之而不知節則皆足以喪身滅理而癰痔弑逆之出於宦者十居八九此是五慾之尤者微之之負崔色慾爲名宦所掩也崔應赦周

卿醉中嘗自賀曰酒慾淡而色慾淺科慾重而宦慾輕人皆以爲實錄也科宦固是一慾而細析之不無清濁輕重之別以輕重言之則科慾亦小艾之慕宦則妻子也以清濁而言之則科慾如美色之感宦則衽席也然人之科慾重者宦慾必甚如周卿者十無一二也佛氏以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見聽嗅嘗覺知爲六識未知男女之慾當屬之於眼根乎將屬之於身根乎抑當以色婬分屬於兩眼乎如欲覈實而言之則六根之外宜添器一根而以偶爲塵以合爲識然後爲精確也經藏之不

及意以其媟而不欲言之也

退之太顚三書歐公謂退之語他意不及東坡謂其詞凡鄙雖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至朱子考異斷以爲韓公之文今觀書凡有三其一二書雖有側承道高思得披接等語此乃書辭常例不足異也惟第三書執禮益恭稱道甚高而若其讀來一百遍不如親見顔色隨問而對之易了等語文公亦不能諱其凡鄙也設令此書眞出於韓公安知無佞佛之徒點易攙入乎歐蘇之於佛嗜好不同而其言若换手而出者此固可笑而若文公之不欲成韓公衛道之美者

未知何故也